

透过“冰墩墩”，感受可爱的中国



新华国际时评

《“我必须有一个！”吉祥物商品受到争抢》《从领奖台到观众看台，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无处不在》……英国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外媒近日不约而同报道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走红。“冰墩墩”不仅在国内引爆购买热潮，导致“一墩难求”，也打动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心，成为海外朋友关注冬奥、感知中国的最新纽带。

“冰墩墩”何以“征服”世界？“‘冰墩墩’可爱幽默，充满了正能量”“‘冰墩墩’看起来就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王君宝、王妍）日本电视台记者辻岗义堂对“冰墩墩”的狂热喜爱，使他近日在中日两国走红。新华社记者9日独家对话被称为“义墩墩”的辻岗义堂，“热情”“了不起”是他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

一段电视出境报道时，展示自己数个“冰墩墩”徽章的举动，让辻岗义堂“出圈”，连会场工作人员扮演的“冰墩墩”公仔他也没放过，看到真人大小的“冰墩墩”憨态可掬地走过来，辻岗义堂追着合影，开心溢于言表。

“坐飞机来中国时，我的羽绒服落在了飞机上，在取完行李坐上大巴的时候，就看到了‘冰墩墩’，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忘记了寒冷。”辻岗义堂说。

之后便发生了他出境时展示“冰墩墩”徽章的一幕。“我买了数不过来的‘冰墩墩’产品，看到的都买了，徽章、笔袋、包、衣服等等，很难说最喜欢哪一个。”辻岗义堂说，日本人也 very 关注北京冬奥会，现在许多朋友想让他带“冰墩墩”礼品。

辻岗义堂的意外走红，也让他收获了许多中国人的关注。“很多人看到我后找我合影，大家还一个一个个来问，中国人很有礼貌。”这是辻岗义堂第一次来中国，这几天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乐观、开朗和热情。

在去场馆的路上，辻岗义堂也领略到了中国的地大物博。“我坐高铁去张家口，窗外风景一望无垠，还能看到长城，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中举办赛事，很有意义。”辻岗义堂说，他的前辈曾报道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成为“双奥之城”，他觉得北京很了不起。

除了“冰墩墩”，辻岗义堂也关注赛事，尤其是花样滑冰、冰球等项目，他也希望中国队能在之后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辻岗义堂1986年出生，按照中国习俗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北京烤鸭、天安门这些我都想体验，真的很希望能够尽快再来中国，好好看一看。”辻岗义堂说。

像一只大熊猫刚刚在雪地里打过滚，看起来十分有趣”……包括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等海内外人士如此表示。

“冰墩墩”的设计将憨态可掬的中国“国宝”大熊猫形象与冰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的特点。它将活泼与敦厚融为一体，令人感受到纯洁和力量，象征着冬奥会运动员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了拥抱创新和未来等时代价值。“冰墩墩”身上展现的美好品质，引起了中外共通的情感共鸣。

“冰墩墩”以体现中国美学的造型设计赢得人心，展现的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是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整个北京冬

奥会在诸多场合展现出的中国文化风采，都给海内外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从开幕式上诗画交融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充满中国美学意趣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场景，到冬奥会会徽、奖牌、场馆等系列设计，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拥抱时代的创新精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雅致与亲和，在润物无声中呈现在世界面前。

“冰墩墩”走红的背后，是一个给世界带来信心和鼓舞的中国。在疫情挑战下，中国如期献上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选手们得以尽情绽放运动风采，各国体育迷们可以尽情分享观赛欢乐。在疫情阴霾下，这样的欢乐已经久违。“冰墩墩”走红的背后，是一个促进世界

和谐与团结的中国。美国运动员特莎·莫德为冬奥志愿者们热心而感动落泪，很多运动员说“非常享受和感谢在中国遇到的一切”。无论是举办北京冬奥会，还是携手各方抗疫，中国始终如一推动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始终致力于共同进步。

可爱的“冰墩墩”，是可爱中国的一个缩影。通过冬奥会，世界各国愈发感受到一个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的中国，一个自立自强同时又热情拥抱世界的中国，一个更加坚定自信、从容大气的中国。衷心希望，以冬奥会为契机，更多的外国朋友走近中国，感知真实中国，增进彼此了解，携手迈向未来。

（记者高文成）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大山的孩子们会唱歌

开幕式奥林匹克会歌合唱团幕后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后台，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与总导演张艺谋(中)合影(1月15日摄)。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无伴奏的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响起，全场安静，来自河北阜平的44位山里娃用天籁般的歌声打动了所有人。

2021年9月，阜平县城南庄镇夏庄学区中心校校长刘凯接到开幕式导演电话，要求一群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山里娃，完成一首希腊语的歌曲合唱。

10月起，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开始在河北训练。语言老师、合唱老师、声乐老师从北京、保定赶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孩子们逐渐熟悉了歌曲与基本合唱方法。保定学院音乐

舞蹈学院声乐教师王金山说：“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教，怎么说话，怎么呼吸，每个母音怎么发音，再到怎么合唱。”

1月3日，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来到北京，最小的团员韩舒心只有五岁。“我喜欢武术大靖，现在终于来到他拼搏的城市，”10岁的团员顾站豪说。

不过，包括领队刘凯在内所有人的心情都坐上了“过山车”：从来都是步行上学的孩子们在“大巴车”上晕得七晕八素；孩子们头一次出远门独自生活；面临紧张的排练日程与

做不完的寒假作业……但是孩子们不怕累、不怕苦，“正是他们给予老师们信心，”刘凯说。

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合唱指挥教师马孟楠说：“孩子们变得自信了，让他们唱歌，张嘴就能唱。”原马兰小学队创始人邓小岚说：“音乐是所有人的朋友，孩子们的歌声发自内心，是最原始的单纯、和平、友爱。”

当灯光亮起，歌声中，孩子们与世界相连。

新华社记者许雅楠摄影报道

他也是花滑“顶流”，只是在墨西哥

记墨西哥花样滑冰运动员多诺万·卡里略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王春燕、刘文婉、吴梦）动感的音乐声停了下来，但墨西哥花样滑冰男单选手多诺万·卡里略仍意犹未尽，他的内心还在冰面上跳跃着、旋转着。

作为墨西哥30年来首位参加冬奥会的花滑选手，卡里略在8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花滑男单短节目比赛中得到79.69分，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他的后外点冰四周跳和阿克塞尔三周跳都顺利完成，到了节目后半段，音乐节奏更加欢快，拉美人骨子里的表演欲也被充分调动起来。

“我根本不想停下来，我想一直滑、一直滑。”卡里略说，“能参加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真是个艰难的过程。毕竟，作为一名墨西哥人，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全国都没有一块标准冰场

在墨西哥，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是足球、拳击、篮球、棒球等项目。而且当地气候复杂多变，横跨热带、亚热带地区，冰雪罕至，因此花样滑冰项目的参与者可谓少之又少。

墨西哥全国都没有一块冬奥会标准的专业冰场，也就不难理解。“北京冬奥会的冰场真是太棒了，我很喜欢。刚来北京的那几天特别有趣，我得多滑一点，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冰场比这个小一点，所以前几天要调整之前的排练模式，还有各种动作什么的，来适应这个

标准的冰场。”卡里略说，他在墨西哥全国最好的几个冰场里训练过，但没有一个是冬奥会官方规格的冰场。

不仅如此，为了一块冰场，卡里略2013年跟教练搬到了瓜纳华托州训练，因为家乡瓜达拉哈拉市的冰场关闭了。“瓜纳华托州的冰场为我的教练提供了一份花样滑冰学校负责人的工作，我也从那时起经历了非常重要的成长，因为冰上训练时间有了保障，瓜纳华托州莱昂市冰场还为我提供了奖学金。”

一直被嘲笑梦想

在短节目比赛中，卡里略第八个登场。在听到自己的短节目分数时，卡里略非常激动，他先是高高举起手臂，随后立刻蹦了起来。他最终排名第19位，顺利晋级10日举行的男单自由滑，他也是墨西哥第一个晋级花滑自由滑的男单选手。

卡里略说，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一直坚持自己那个“被嘲笑梦想”。

“我刚刚成为花滑运动员时，目标就是参加冬奥会，很多人都觉得我疯了。我要么被嘲笑，要么被好言劝退，因为他们觉得‘这对墨西哥人来说不可能’。所以我一直努力再努力，比赛再比赛，逼出最好的自己。”卡里略说。

不仅热爱滑冰，卡里略还非常热衷于演绎拉丁风格的曲目，八年来每个赛季都至少有一支表演曲目为拉丁曲风，这次参加北京冬奥会

的自由滑音乐就是如此。

“我的自由滑曲目是非常典型的‘墨西哥风’，混编的四首歌曲除了第一首歌是英、西文版的《也许》，其余三首歌都是西班牙语歌曲。我的自由滑曲目拉丁风格浓郁，为此我深感自豪，也希望观众能和我一样享受这个节目。”

虽然他在冰场上传递着墨西哥文化，但卡里略练习花样滑冰却要首先试着打破墨西哥国内对这项运动的误解。

“我希望更多人能记住我是一个打破社会壁垒的人，因为很多墨西哥男性不愿意参加艺术类的运动，害怕别人说三道四，或者觉得这些是女性专属。我希望终结这种偏见，让人们看到，男性也可以做得很好。”卡里略说。

钱永远都不够用

与很多花滑运动员专心训练比赛不同，卡里略一直得操心经费问题，因为对花滑项目来说，钱永远都不够。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帮助我，我的职业生涯不可能走到现在。从2019年开始，我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支持，但在那之前，所有的费用都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支付。”

家人支持、接受捐赠、教别人滑冰……可以说，卡里略把能想到的赚钱办法都用上了，“你知道，要去世界各地参加比赛，要训练，要做比赛服等等，钱永远都不够用。所以，一切的支持和帮助都是欢迎的。”

获世界级选手认可

“冰丝带”背后有群中国制冰师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罗鑫）4天6位参赛选手打破奥运纪录，其中3位打破的奥运纪录已尘封20年。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数日间已得到众多世界级选手的认可。在这份认可背后，是一个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制冰团队。中方制冰师邵懿就是其中一员。

“冰面上会有运动员或工作人员留下的鞋印、遗忘的空水瓶、发带等，有时冰面上还会粘上飞虫。这些细节都要一一检查仔细，进行清理。”邵懿说，“冰面是运动员角逐金牌的‘战场’，容不得一点马虎。通过专业工具测量后，发现厚度不一的，需要及时进行平整。要确保无论是直道，还是弯道，所有的冰面都厚度一致。”

作为一名“双奥人”，邵懿深知肩上担负的职责与使命。作为一名近几年“零基础”起步的中国制冰师，他参与了国家速滑馆的首次制冰、测试活动制冰、测试赛制冰和冬奥会制冰。

冰面质量是速度滑冰项目的重中之重。为此，根据运动员及教练每天对冰面情况的反馈，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调整、维护。在运动员训练、比赛间隙对冰面进行维护，确保冰面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

据介绍，工作人员开着浇冰车作业时，用80摄氏度的纯水软化冰面，冰厚处酌情减少浇冰水量，冰薄处适当增加浇冰水量，以提高冰面的平滑度与光泽度。遇上运动员摔倒，冰刀产生划痕深的，还需要水和冰的混合物进行填充，进行人工补冰。

根据当天训练、比赛日程的安排，对冰面平整次数进行调整。最多的一天，浇冰次数可以达到8次。

“北京冬奥会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提升机会。北京冬奥组委为我们引入此前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加拿大制冰师，使得我们的制冰技术和能力大幅提升。期待着在未来的国际赛事中，我们中国制冰师能够独当一面。”邵懿说。

高山滑雪背后有群生命守护者：值守不动如山，救援迅疾似火

留给他们的救援时间只有60秒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9日电（记者刘扬涛、马邦杰、夏子麟）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如火如荼，除了场上的运动员，一群穿着橙色背心、身背医疗背包的滑雪医生同样引人注目，赛道边他们坚持值守不动如山，救援时他们争分夺秒迅疾似火，他们是这片赛场的守护者。

高山滑雪是冬奥会上危险性最高的项目之一，主赛道全长约3000米，落差约900米，顶级运动员的滑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40公里以上。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副医疗官袁强告诉记者，这项比赛的受伤率接近15%。事实上在已经结束的男子滑降、超级大回转和女子大回转比赛中，已经有不止一名运动员在滑行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受伤，而每到这样的紧急时刻，滑雪医生的重要作用就越发显现。

在2月7日的男子滑降比赛中，德国选手多米尼克·施魏格尔在高速滑行过程中身体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赛道上。守在附近的滑雪医生很快赶到他的身边，迅速对伤情进行检查处理后，用雪橇船将他转运到医疗站进行进一步救治，整个过程历时仅十多分钟。据袁强介绍，施魏格尔后来被转送至医院，经过检查治疗后伤势平稳，目前已经回到冬奥村。

“当运动员受伤后，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经过裁判长发出‘运动员停止出发’到‘关闭赛道’的指令后，留给救援人员的时间也就1分钟左右。”袁强说，“为了充分利用好这珍贵的60秒，我们确定了细致完善的医疗救援流程。”

袁强告诉记者，以北京积水潭医院为主体的十多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的高山滑雪医疗队在竞技和竞速赛道周围共设置了十多个医疗点位，每个点位配备滑雪医生和救援队员。一旦运动员发生意外，先由1名救援队员进场检查伤情，根据受伤情况，及时呼叫滑雪医生进行处置。如果伤情较重，救援队员会配合滑雪医生将伤员用雪橇船转运到运动员医疗站进行救治。伤情危重时，将联合直升机快速将伤员转运至医疗站进行高级生命支持，随后送往定点医院。

除了成熟的医疗救援流程，过硬的急救技术是滑雪医生在黄金救援时间里的另一项“武器”。“在雪道上为受伤运动员进行夹板固定、心肺复苏等操作时，其手法与在医院或城市保障中有很大差别。极寒天气下，滑雪医生要贴身携带药品、针剂等医药器材，以防结冰，还要妥善解决运动员的失温问题。”滑雪医生荣绍远说，“为了掌握这些技能我们此前进行了艰苦的学习和训练。”

冬奥会期间，滑雪医生成了小海陀山上最忙碌的人群之一。38名滑雪医生和医疗官日夜辛勤工作，负担起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赛场和训练场地的医疗保障。“几乎每天都有运动员或工作人员在比赛、训练或工作时受伤。”袁强说，“30多人要盯着整座山，每天在寒冷的户外长时间巡逻值守，大家都非常辛苦，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抱怨。”

“就算再累也不能松懈，不管有什么情况都要保证医疗点位上有人。”滑雪医生孙旭说，“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守护生命。”